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四

文史通義內篇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所見

孔子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又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天下蓋有有其語而無其人者矣未有無其語而有其人者也然而世風已降人類不可窮而語有不及造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乃至造語者有時而窮可謂人力侔於造化矣且夫食芻豢者悅其肥甘之味被狐貉者樂其輕暖之適足乎已無待於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求芻豢者意不在肥甘惟欲人知

其食芻豢求狐貉者意不在輕暖惟欲人知其披狐貉人皆知其食芻豢其悅過於肥甘之味也人皆知其披狐貉其樂過於輕暖之適也乃知不必得芻豢也欲人知其求芻豢勝於得芻豢矣不必得狐貉也欲人知其求狐貉勝於得狐貉矣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居山饒材木濱海饒魚鹽人之喜其饒也喜其可通所有於人也喜其可以致人之所饒以補已之所乏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山以材木自豪而欲人之美其材木不欲人之有其材木也濱海以魚鹽自豪而欲人之美其魚鹽不欲人之有其魚鹽也居山知其乏魚鹽不欲以材木致魚鹽而力詆魚鹽不如材木也濱海

知其乏材木不欲以魚鹽致材木而力詆材木不如魚鹽也未聞其其語也吾見其其人矣

燕趙擅悲涼慷慨之歌吳越妙宛轉回波之舞燕藝遊吳門而聲增十倍吳伶至燕市而買重連城非其鄉人情珍其所罕也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吳舞以和其節吳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壯其觀擅其偏物情喜其相濟也吾見其其人矣吾聞其其語矣吳人至燕舍其吳勝而強學燕歌以求合於燕燕人至吳舍其燕奇而強學吳舞以求合於吳則是強已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吳學燕歌而不工燕人喜其學已而不計其不工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善之舞焉燕學吳舞而不似吳人喜

其學已而不計其不似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最之歌焉則是但學求同於己而非欲取濟於人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一人善射百人決拾一人善琴百人操縵決拾者未必能射而射師善人之決拾不善人之羿也使決拾者由己而羿焉則惟恐人之不僅羿焉操縵者未必知音而琴工喜人之操縵不喜人之曠也使操縵者由己而曠焉則惟恐人之不僅曠焉決拾者舍射而操縵羿不顧也曠則來斯受之矣操縵者舍音而決拾曠不顧也羿則來斯受之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羿欲人之舍其操縵而從己於射因詆音爲不足學也旣舍操縵而

從之矣喜其慕羿因恐其竟羿也則曰惜其嘗操縵也不可入羿之神也詢其何以爲神則遜曰不易言也曠欲人之舍其決拾而從已於音因詆射爲不足學也旣舍決拾而從之矣喜其慕曠因恐其竟曠也則曰惜其嘗決拾也不可入曠之元也詢其何以爲元則遜曰是難言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道者大路行者遊之垣牆門戶一室之司逮其甚也陰鍵陽閉腑臟腸介字棘心睫火守金流竅九藏六百病交發大道塊然軀圻瓦裂噫難以哉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

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

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鯤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雎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

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

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
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
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
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
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
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
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
之訓是也（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
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
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爲僞託也爲

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

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

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襃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

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燒爲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訓詁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

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已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愼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

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

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閒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

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輂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已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好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好利則效尤而敝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

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已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閒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

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詁不出此反藉以作僞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

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蜚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

即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裁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

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已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

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

嘉業堂刊

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已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

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䩭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滅沸酌於觴竇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鴞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

鼎之臣襃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泰秣汎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鵲迴眑斯並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齋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詰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簡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壙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

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沔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敕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傍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眾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

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雞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關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刎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

山鬼夜啼顯明則海蜃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紬文章之倘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徵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瑕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遝槧紛疊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弁圖或抱荊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

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橐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功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上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音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敘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積禽肥馬驕弓逐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

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之（樂府公）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別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因荊墟疾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萍野誦符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仝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已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

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愁傳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誣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梁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梁之樹處非其地故招藐伐託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其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

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襃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迺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識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歎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

愁卽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貫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廡算交遯會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

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鋠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須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其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會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制義之公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居天葩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歷也幾折其爭也箴讐其同也交讐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鶗鴂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眾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謞叱吸叫譹宎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枅圈

曰洼污之異竅屬風濟而爲虛知所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鏽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聚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

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鬬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柢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為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才之長短不可揜而時之今古不可强司馬遷述尚書左國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於時也惟其並存而無所私故聽人決擇而已不與也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為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

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顯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為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為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鷃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

蹟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集之始於流別也後人彙聚前人之作欲以覽其全也亦猶撰次諸子即人以名其書之意也諸子之書載其言并記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見

也文集萃其文文章流別集別著其事文章志以及他人之論
其文者文章論故摯虞之流別本與文章志論三書相輔
而行也則其人之全亦可見也今無摯氏之三書而編
次卓然不朽之文集則關於其人之行事與人之言其
言與論其人與文者故當次於其書以備其人之本末
也是則一人之史之說也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
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
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

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覩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覩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

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樝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為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為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

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

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眞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

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眞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尙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

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厲風可以拔百圍之木而不可以折徑寸之草錢鎛可以刈蔓野之草而不可以伐拱把之木大言炎炎不計小辨小智察察不究大道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

刻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

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縶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閽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人生不飢則五穀可以不藝也天下無疾則藥石可以不聚也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爲人士樹名地也

漢廷治河必使治尚書者尚書豈爲治河設哉學術固期於經世也文史之儒以爲尚書所載經緯天地今祇

用以治河則是道大而我小之也此則後世之士務求貶偏而不切實用之通病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者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為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他日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同一樊遲同一問仁問知而所言先後各殊則言豈一端而已哉必有所為而不可以泥執也幸而其言出於夫子也出之他人必有先後矛盾之誚矣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

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宋儒譏之以爲必如周子所言德愛曰仁而後可數百年來莫不奉宋儒爲篤論矣今考周子初無德愛曰仁之說也通書誠幾德篇有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有說焉周子之意若曰誠者何謂無爲是也幾者何謂善惡是也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德有五者韓子原性之篇已明著矣與周子無殊旨也博愛曰仁卽周子之愛曰仁也合原性而觀之則韓子之說較周子爲尤備也以其出於韓子則刪去原性而

摘博愛之爲偏出於周子則割截句讀而以德愛爲至論同一言也不求至是而但因人而異聽不啻公甫之母與妻焉此論古之深患也

李漢序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殉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殉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𩟗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

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癘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

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癘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癘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尙所趨而瘴癘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癘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已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遂勢者無足責矣其闕有所得者遇非已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嘗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嘗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

之乎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

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

為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譏而遺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已之所治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已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

同也如面顏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

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閒不得還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

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鶡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眾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眾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

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

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寖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許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

嘉業堂刊

藝論鄭元　聖證論王肅　匡謬正俗唐顏師古　兼明書宋邱光庭　諸目

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為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為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理是視固未嘗別為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

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疏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為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為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擷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

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流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

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類括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

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為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

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册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

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愼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

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塡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

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書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

亦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
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
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
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
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
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
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
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
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
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

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亳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豈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采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

論所以斟酌羣言為史學要删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勢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某君之治是書也援據不可謂不精考求不可謂不當

以此羽翼通志爲鄭氏功臣可也敘例之中反唇相譏攻擊作者不遺餘力則未悉古人著述之義而不能不牽於習俗猥瑣之見者也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

之所尙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質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

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

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脣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姦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

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
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
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
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
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
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
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
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
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
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
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

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
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
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
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
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
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
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
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

疎炘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尙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

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

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其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書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嚣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

嘉業堂刊

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
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
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
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
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
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
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不可登
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
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
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

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
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
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
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
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
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
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
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
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
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
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

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

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聚薪標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為薪標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别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

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謚哉夫漢帝春秋年也壽具於別錄注臣瓚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淅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選固二書未見宋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牟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貞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採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

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竄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已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爲無目則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筌蹄曠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

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
衢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
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
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
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
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
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
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
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
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

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者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

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閒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横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横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横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横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

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辛亥修麻城志有呈食貨志稿者內論行市經紀（卽市司評物價者也）乃曰貧人荒年需升斗活八口家與錢不如數睫毛長一尺無顧盼情出百錢爲壽輒強顏作戲爲笑此乃聊齋志異小說內譏貪鄙教官者其人竊以責行市經紀則風馬牛矣此公以藏書之富著名也

章氏遺書卷四終